

伍连德在哈尔滨

孟久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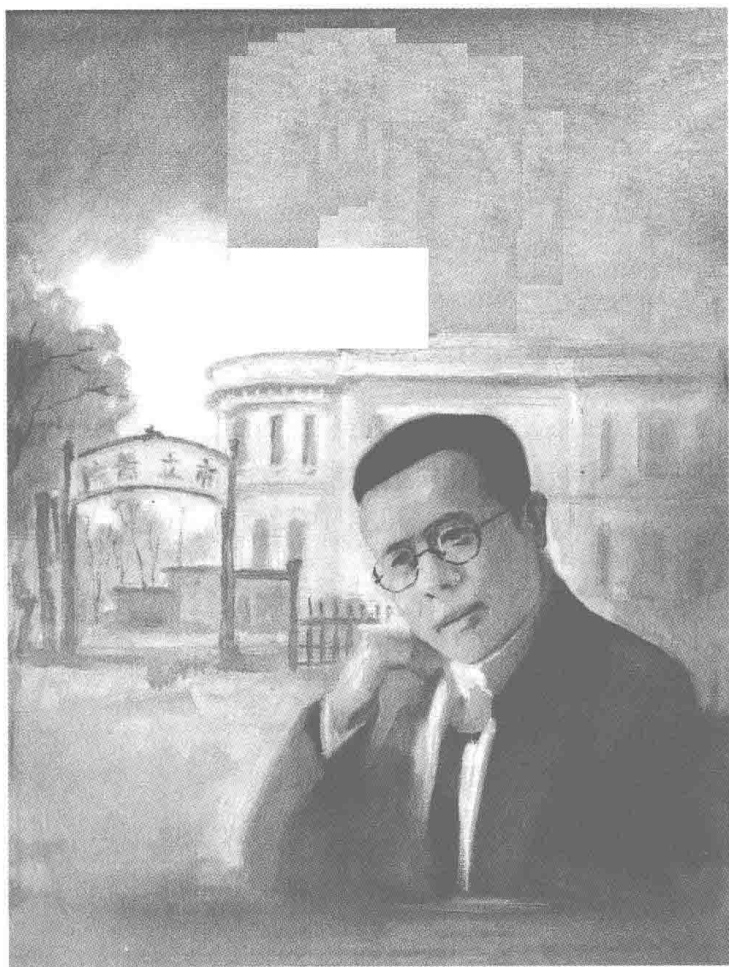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哈尔滨记忆”系列丛书

伍连德在哈尔滨

孟久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连德在哈尔滨 / 孟久成著.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版社, 2018.6

(哈尔滨记忆)

ISBN 978-7-5484-3332-3

I. ①伍… II. ①孟…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0457号

书 名: 伍连德在哈尔滨

作 者: 孟久成 著

责任编辑: 李金秋 马丽颖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孜闻书装坊

版式设计: 哈尔滨今佳快印有限公司

封面绘画: 母绍锋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256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 字数: 279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3332-3

定 价: 9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目 录

MULU

第一章 天降大任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电报	003
第二节 面见施肇基	004
第三节 火车站的生死相托	012
第四节 途经天下第一关	014
第二章 哈尔滨第一次大鼠疫	
第一节 急赴灾区	019
第二节 防疫计划的形成	035
第三节 梅尼事件冲击波	046
第四节 焚烧尸体	079
第五节 扑灭鼠疫	110
第三章 世界鼠疫会议	
第一节 会议筹备	119
第二节 会议召开	127
第三节 伍连德在学术上的贡献	129
第四节 伍连德名扬四海	131



第四章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第一节 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141
第二节 防疫事务总处的阵容	147
第三节 中俄联合考察	151
第四节 中东铁路沿线视察	153
第五节 山西大鼠疫	159
第五章 中国的三次大霍乱	
第一节 1919年哈尔滨那场大霍乱	165
第二节 1926年主持防治东北第二次大霍乱	172
第三节 上海霍乱的防治	176
第六章 蛰伏十年后,鼠疫卷土重来	
第一节 等待	185
第二节 海拉尔,无法容忍的疏忽	186
第三节 该来的还是来了	190
第七章 建立海港检疫管理处	
第一节 混沌的时局	219
第二节 面见蒋介石与冯玉祥	221
第三节 出任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	224



第四节	被日本人逮捕	229
第五节	专心海港检疫处管理工作	236
第八章	其他医学活动	
第一节	为祖国医学修史	245
第二节	禁毒	256
第三节	创办医院和医学院	265
第四节	创办中华医学会	269
第九章	伍连德现象	
第一节	伍连德的学历	277
第二节	伍连德的亲人	283
第三节	伍连德的贵人	302
第四节	伍连德的朋友圈	317
第五节	伍连德现象	338
尾声	武连德在哈尔滨	341



第一章 天降大任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电报

1910年12月18日,晚,天津,陆军军医学堂。

学校的实验室里灯光明亮,灯下,伍连德独自一人,正在整理实验资料。

天津虽然靠海,但与北京气候差不多,冬季寒冷而且干燥,实验室里很静,屋外风却很大。南洋出生的伍连德帮办来到天津已经两年多了,逐渐适应了中国北方的天气。

门突然被推开了,一股寒气尾随而来。伍连德抬头一看,是学堂的总办徐华清。在这所学堂里,他们两人是领导,即校长与副校长。

伍连德放下手里的资料,抬头看着自己的上司,这么晚了,总办亲自找上门来,肯定有重要事情。

徐总办表情凝重,开口就说:“星联兄,外务部急电,召你火速进京。”说罢,递过来一封电报。

“外务部?”伍连德大感意外。

外务部为六部之首,其职责是负责清政府的外交事宜,权力极大。可是陆军军医学堂属陆军部,与外务部搭不上关系,外务部召他这个陆军官员干什么?

伍连德奇怪地问:“徐总办,外务部召我有什么事?”

徐华清摇摇头:“不知道,外务部并未通知。电报在此,你自己



看吧。”

伍连德打开电报，内容很简单，通篇为英文，署名的是 Alfred Sze。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署名这位……”伍连德问。

徐华清解释说：“是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大人，看来事情实在紧要，你马上回家准备一下，明天乘早班火车进京吧。”

第二节 面见施肇基

伍连德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又去教师宿舍把明天的教务交给其他教员，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他对妻子黄淑琼说了电报召他进京之事，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衣物，但他对那封电报始终琢磨不透，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找他？而且是外务部找？他是带着多重疑问进入梦乡的。

1910年12月19日，上午11时，北京，前门火车站。

伍连德走出车站，天上灰蒙蒙的，太阳不甚明亮，正是阴历十一月天气，时近正午，天气不算太冷。火车站内外乱乱糟糟、吵吵嚷嚷，十分拥挤。伍连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车站出口处举目四望。这时他看见一个车夫模样的人，正站在车站门口，举着牌子，紧盯着出站的旅客，见个差不多的人就开口打听，看来是来接站的。

伍连德走了过去，对车夫说：“我就是伍连德。”

这位车夫在大冬天里急得满头大汗，唯恐错过客人，被主人申斥，见了伍连德，总算出了一口大气，连忙跪下请安。然后把一张纸条递给伍连德。伍连德打开一看，是一张便条，英文的：“请随来人到寒舍。”署名 Alfred Sze。

车夫提起伍连德的行李，两人来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一辆车停在那里，伍连德上车急驰而去。



车子在烟尘中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在东城的一座四合院前停了下来。伍连德刚走下车，一位儒雅的中年人已经出现在门口，用英文兴奋地打招呼：“伍博士，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伍连德一下子认了出来，这个人 1905 年曾到过槟榔屿，他是端方、戴鸿慈率领的清政府宪政考察团的随员。当时他还特地详细询问了自己的情况。对，他就是施肇基。

施肇基一边请伍连德进门，一边继续说：“您归国两年多了，本来应该早早拜访，可是我一直在东北，今天才有机会。”

说话间已经来到二门，一位漂亮的少妇站在门口相迎。施肇基介绍，这是他的太太，施太太忙说：“欢迎您，伍博士，我叔叔经常谈起您。”讲的竟是一口地道的广东话。

“您叔叔……”

施肇基在一旁插话：“她叔叔是唐绍仪，唐大人。”

唐大人是伍连德的同乡，这么一介绍，心一下子拉近了，一路的劳累似乎消除不少，北京的冬天不再让人感到寒冷。几人在屋里分宾主坐下后，施肇基说，上次在槟城见面以后伍连德给他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后，便极力向袁世凯推荐，推荐他回国服务。

伍连德至此才恍然大悟，心里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袁世凯聘请他到陆军军医学堂做帮办，是施肇基推荐的。

年长伍连德仅两岁的施肇基是近代中国著名外交家，一生为中国贡献颇多，而举荐伍连德之事却少为人知。

如果不是施肇基的举荐，中国就不会有伍连



施肇基，康奈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先后在邮传部、京奉铁路局、吉林兵备道和外务部任职，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

德,也不会出现受伍连德影响而归国服务的许多南洋优秀人才;这些堪称国士的人才也许不会崭露头角,成为一代风云人物。

故人相见,分外亲热,施肇基与伍连德拉着家常,从他留学的康奈尔,到伍连德就读的剑桥,古今中外,聊得兴致勃勃。这种谈话很对伍连德的胃口,宾主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融洽。

可是在谈话中,伍连德始终感到施肇基笑容可掬的背后掩藏着一种焦虑,他不会因为想和自己聊天而把自己紧急召到北京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伍连德趁一个间隙时间问:“施大人,外务部召我进京,有什么事吗?”

伍连德的一句话,让屋内的气氛突然改变了,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施肇基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伍博士,哈尔滨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瘟疫。”

“瘟疫?”伍连德心头发紧,这在他的业务范畴之内,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接连提出了几个问题,“出现多久了?情况严重不严重?现在已经流传到哪里了?”

“估计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据报已有不少中国人和俄国人死亡。”

伍连德一下子站起身:“已经一个多月了?施大人,朝廷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施肇基示意他坐下:“我知道伍博士对细菌学研究颇有心得,因此特意向伍博士请教。”

伍连德向他介绍有关细菌学知识,尽量说得通俗。

施肇基身体前倾,眼睛定定地看着伍连德,听得十分专注,他接着问:“那么近年来瘟疫发生情况如何?”

伍连德说:“从太平天国起事开始,鼠疫流行次数又开始多了,不仅是中国,在美国旧金山也出现。1894年,也就是16年前,中国南部鼠



疫大流行，接着传入香港、孟买、日本、土耳其等地。据分析是因为朝廷在云南用兵而带到北方的。根据这些流行病学资料，看来鼠疫要开始第三次大流行了。”

施肇基脸色沉重，问道：“这么说，东三省的这次鼠疫不可等闲视之了。”

“确实如此。”伍连德点点头，他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施肇基问：“那么鼠疫的病因为何？具体是怎么传播的？”

伍连德道：“很久以来，人们不知道鼠疫的病源。直到16年前中国南方地区鼠疫大流行时，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一位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细菌，被确认是造成鼠疫的罪魁祸首，也就是鼠疫杆菌，为我们打开了认知鼠疫之门。”

施肇基略微松了一口气：“这么说，鼠疫不再是不治之症？”

伍连德摇摇头：“不，到现在还没有治疗鼠疫的有效药物。鼠疫这种传染病传播极快，死亡率极高。”

施肇基问：“那么鼠疫究竟是怎么传染的？”

伍连德回答：“现有资料表明，是通过跳蚤在鼠和鼠之间，鼠和人之间传播的。”

施肇基接着问：“伍博士果然对此研究颇深，依你所见，应该怎么控制？”

伍连德想了想，说：“这个一时还不好说，我认为应该派卫生防疫专家奔赴疫区，了解其流行的规模和发病源头，以便有针对性地加以控制。”

施肇基有些忧虑地说：“可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此事不仅关系千百万黎民百姓之生死，还关系东三省是否依旧属于我大清。”

“这又是为何？”伍连德有些吃惊。

施肇基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却开口问道：“伍博士对东三省，特别是哈尔滨的情况了解吗？”



伍连德摇摇头，他一无所知。

施肇基道：“我刚刚卸任哈尔滨道台，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深，试为伍博士说之。哈尔滨虽然是我大清国土，但是可以说是控制在俄国人手中。中国人在那里有一个两万四千多人的居住区，叫傅家甸，此外，城中还有不少日本侨民。”接着施肇基向伍连德简要地介绍了东北近年来的政治格局。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退出东北，借中东铁路盘踞哈尔滨一带。日本在列强干预下将辽东退还给清政府，但强占旅顺、大连一带的租借地，设关东州，借南满铁路继续蚕食东北。在供职哈尔滨期间，自己曾与唐绍仪等有识之士一起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试图用铁路共有化等办法将日俄势力赶出东北，可是没有成功。

施肇基特别强调：“就在眼下，由于瘟疫突发，朝廷在地方上没有能力控制疫情，因此俄日双方对朝廷施加压力，都要求独自主持东三省防疫，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看到伍连德一脸困惑，他解释道：“俄日两国是想借防疫的机会，争夺东北主权，因此朝廷万万不能应允。可是现在疫情紧急，俄日两国已经开始陈兵相向，东三省局势十万火急。”

作为一个医学专家的伍连德没有想到，防疫竟然关系国家主权和东三省命运，这是大事。他深表赞同：“施大人，东三省不能丢，朝廷应该立即行动，绝对不能让俄日的阴谋得逞。”

施肇基继续介绍：“驻华西方使团一方面不愿意俄日任何一方独霸东三省，另一方面也惧怕瘟疫传到全球，同样给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尽快控制东北瘟疫，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认真对待东三省疫情，要求外务部尽快选派医学专家前往哈尔滨一带进行调查，如有可能便加以控制。东三省局势虽然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得当，借助英法美等国的力量，俄日想借机吞并东三省，并不能实现。”

伍连德说：“如此甚好，不知外务部有何打算？”

施肇基道：“朝廷决定，从军中选派医官任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东



三省防疫。外务部按资历,选中海军总医官谢天宝。”

伍连德点点头说:“谢医官是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他能担当此任。”

施肇基苦笑了一声:“可是谢医官谢绝了这项任命,除非朝廷事先拨发巨额抚恤金。”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此去生死未卜,有可能死于他乡,所以要求先付抚恤金,以免家人生活无着。这个要求令朝廷很为难,所以外务部决定另选他人。”

说到这里,施肇基停顿了一下,说:“我向朝廷推荐由你出任钦差大臣。”

说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伍连德,伍连德听了一愣,一时反应不过来,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不知如何作答。

施肇基缓了口气,说:“当然,伍博士,接不接受这项任命是自愿的,不要勉为其难。也不必马上做出决定,请你仔细考虑。”说完,施肇基面带微笑地看着伍连德。他知道危急时刻不能要求每个人、特别是这些海外归来的洋博士都有从容赴死的决心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是军人。

北京的冬天风很大,吹得树梢发出尖锐的啸声,但屋内温暖而且平静。但这表面的平静,难掩二人心中的波澜。施肇基是一位资深而且干练的政治家、外交家,即使心急如焚,但面部表情却仍然可以保持平静如初,不动声色,这是定力,也是修炼。施肇基端着茶杯,耐心地等待着伍连德的答复。

施肇基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个人有过人的学识,沉静的品质,他在南洋,特别是在陆军军医学堂的作为,自己都仔细询问过,自认为对他已经足够了解。伍连德虽然是归侨,可是爱国之心不在国内士大夫之下。如果这个人肯去哈尔滨,一定能做好瘟疫的防控工作。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人生长在海外,学成于海外,和其他留学归来的人一样,虽然有报国之心,但同样看重高官厚禄。而且以他的背景和学识,为什么



要为大清冒生命危险呢？但是，东三省现在就如同一只大火药桶，领命前去防疫者就如同坐在火药桶上，稍有不慎就会引爆火药，不但炸死自己，还会误国误民。这个瘦小的、连国语都说不好的、看上去十分年轻的人，能有如此胆量吗？他敢于、甘心承担这个危险又重大的使命吗？施肇基一点把握也没有，对面这位英国医学博士的回答会不会再一次让他失望？

身处如此重大的抉择时刻，伍连德心中当然不会平静，岂止是不平静，简直是风起云涌。他当然知道前路危险，瘟疫之凶险他比常人更清楚，传染性极强，而且染之者必死，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瘟疫蔓延非常凶猛，传染力强，传染速度快，控制瘟疫难度极大，是否能胜任，实在没有把握。如果防疫失败，身败名裂自不必说，搭上身家性命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问题之二；第三，他只有30岁，年纪轻轻，虽然学历高，又受过西方最先进、最优良的教育，而且到过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实习、研究，但他的从业经历却很简单，在南洋开过诊所，在陆军军医学堂做过帮办，实事求是地说，实践经历、生活阅历毕竟有限，独当一面地担当如此重大任务，他有这个能力吗？第四，他是个纯技术人员，在科学的领域内，他游刃有余，如鱼得水，但对于政治，特别是复杂的外交事务，他能处理得了吗？

伍连德是一个外表沉静、性格内向的人，他的长处是有韧性，认准的事情必然坚持到底。他学习成绩优异，在历次考试中都是名列第一，他自己认为这不属于天分，他不认为自己有特别高的天赋，他的成绩来源于勤奋加坚韧。更重要的是他富有冒险精神，期望有机会去触碰那些未知领域，胸怀抱负，志存高远，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对自己的追求充满激情，这是一个科学家取得丰硕成果的前提，是比学识和天分更重要的素质。

谢天宝无论从学历和资历来看，明显强于自己，他不敢领命，自有他的原因，但伍连德觉得，这种从未见过的大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



新课题,原来的经验、阅历、年资起的作用未必有多大,倒是他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制胜的可能性更大。人生最难得的是机遇,沧海横流方能见英雄本色,这个险他冒定了。

伍连德终于开口了,声音和之前一样平静:“施大人,我接受外务部的任命。”

施肇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有想到伍连德答应得如此痛快,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难掩心中的兴奋说:“伍博士你决定了?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还有什么顾虑和要求?”

伍连德的声音还是很平静:“施大人,不需要考虑了,也没有什么要求,为国效力是我的荣幸。”

施肇基把茶杯往茶几上一蹶,一下子站起身来,拉着伍连德就往外走,有些迫不及待,伍连德的痛快,出乎他的意料,更让他喜出望外。出了府门。一辆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两人登上车,向外务部飞奔。这一连串的举动不太符合施肇基的性格,但伍连德的答复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直到两人进了外务部,施肇基才发觉自己的失态:“伍博士,抱歉了。情况紧急,必须马上向那尚书汇报。”

两人刚进外务部,马上就有人进去通报,等两人进了正房,一位 50 多岁、中等身材的官员已经等候在那里。

施肇基匆匆引见:“这是那尚书,这是伍帮办。”

这两年,伍连德对大清官场已经熟悉多了,知道眼前这位是朝廷重要人物,因为是慈禧太后的亲戚而官运亨通,是号称旗下三才子之一的外务部尚书那桐。

伍连德刚想跪下请安,发现自己穿的是西式服装,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桐已经上前相扶:“伍帮办免礼,请坐。”

几人落座以后,嘱人奉茶,那桐却不错眼珠地盯着伍连德,上上下下地打量,问:“伍帮办贵庚?”

这两年,伍连德遇到的北方籍官员见到他总问年龄问题,因为在